

莊子  
虛齋  
口義

九







莊子腐齋口義卷之九

腐齋林

希逸

莊子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  
 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  
 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  
 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  
 之此篇之首乃莊子自言其一書之中有三種  
 說話寓言者以已之言借他人之名以言之  
 十九者言此書之中十居其九謂寓言多也如  
 齧缺王倪庚桑楚之類是也重言者借古人之

名以自重如黃帝神農孔子是也十七者言此  
 書之中此類十居其七也卮言日出者件件之中有  
 欽之而有味故曰卮言日出者件件之中有  
 言也和調和也天倪天理也以天理而調和衆  
 人之心也藉借也天倪天理也以天理而調和衆  
 故曰藉外論之父譽其子以求婚則其人曰外  
 信故必借他人以譽之此譬喻也若以為出於我  
 則在人之不見信故有此寓言之分應是之也反非  
 之也與己不與己此言他人自私自之見也  
 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  
 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  
 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言可以止也已  
 其爭辯也借重於耆艾之人則聞者不敢以為  
 非可以止塞其議論也古先帝王聖賢皆耆艾



也經緯本末言知常知變知首知終也期年期  
頤之年也年雖先矣而學無所見但以期頤之  
年而稱為耆宿則其年雖先不足為先謂無以  
過人也人而無以過人則是不能盡其為人  
道此陳人而已陳人謂世間陳久無用之人也  
此意蓋謂我之所借重者皆耆艾可寸之人非  
徒以為前輩人也  
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  
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  
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  
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  
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

莊子

二

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  
不可非庖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  
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  
天均天均者天倪也曼衍者遊行自得也窮年  
齊以無言之言則歸於一理齊一也以此一而  
形諸言以其言而論此一皆為有所容心則不  
得為齊一矣故曰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  
推無言則齊無言無心之言也終身言未嘗言  
無心於言也終身不言未嘗不言言之中亦  
可悟理則非不言也有自有所謂不然其言皆  
之所謂可所謂不可所謂然所謂不然其言皆  
有所自來故各是其所是我則何從而然可之  
推隨其然者可者而然之可之隨其不然者不  
可者而不然之不可之物固有所然謂凡物各



有所是也既各有所是則物物皆是故曰無物  
不然無物不可此意齊物中論之甚詳非后言  
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者言我非以自然之  
言而調和衆口若與之同為是非則豈能要諸  
物之種同出於造物以其不同形而相代於天  
地之間則人以草為草木為木禽為禽獸為獸  
但見其形之不同而不知同出於元氣其種則  
一也萬物之在天地往來終始若循環然其倫  
謂之妙人莫得而窮之謂其不可盡知也此之  
謂天均者故曰天均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  
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  
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  
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

莊子

三

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  
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  
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齷音悟立定天下之定  
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服知者服事也知  
事於知見謂博學也謝者去也言孔子已謝去  
博學之事而進於道但未嘗與人言兩孔子云  
者莊子舉孔子之言謂孔子嘗有此語也受才  
乎大本猶言受性於太始也大本即造物也靈  
知覺之性也復返也反而歸之本來知覺之性  
而後可以盡人生之道故曰復靈以生鳴亦言  
也律即法也當者言皆當理也利義陳於前  
而有所是非好惡則人與我對立可以服其口  
而未能服其心是必舍去利義而忘其是非好  
惡乃可以使人之心服而無敢與我對立而為忤



者而後可以定天下之定理矣聾

聾立者對面而立則我為順而彼為逆也周禮曰

以受諸侯之逆亦言向我而來者為逆也莊子

既稱夫子之言乃對惠子而歎曰已乎已乎我

安得及彼孔子哉只此可見

莊子非不知敬吾聖人者

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

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

其罪子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

彼且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不

言不及其親也無所縣其罪乎者縣繫累也謂

曾子此言有係累之罪乎無係累之罪乎蓋疑

其前後兩變有悲有喜也既已縣矣者謂止此

悲喜之心便是有所繫累也若無所繫累則外

物之輕重過於吾之前者猶鳥雀蚊虻然

豈以此為悲喜哉纔有悲喜則有心矣

顏成

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

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

而鬼人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

年而大妙一年而野返其朴也二年而從從順

大通徹也四年而物猶槁木死灰也五年而來

寂滅之中又有不寂滅者也禪家所謂大死人

却活是也鬼入者納造化於其胸中也天成者

與天為一也不知死不知生無入而不自得也

大妙者極其玄也自一年至九年此即生有為

借為節次之語此事非可以歲月計也

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



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此數句

無死之理生有為者言以生為有生則有死矣

有死生之見自私自者也若以至公之理而勸之

欲其知造物之間無不死之物故曰勸公以其

死也然謂之死則是有死之始本無所謂之既其始也

自則求其生於萌動之始本無所謂之既其始也

無生則安得有死陽動之始也所以死生之理如

此言之不知其果然乎否也所適然也所不適

不然也要其盡而觀則惡乎然惡乎不然言謂

之有亦非謂之無亦非故曰而果天有歷數地

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

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

也若之何其無鬼耶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

鬼邪歷數星辰日月之社來有歷書度數也人

以曆數及人擲而求之果可以盡天地之理乎

故曰吾惡乎求之天地之間日遷月化誰能知

其所終其運而往也必有造物主之安得謂之

無生

死矣

勸之

其

始也

既其

死而

有

所

理

如

不

適

謂

然

也

所

不

言無生

死矣

勸之

其

始也

既其

死而

有

所

理

如

不

適

謂

然

也

所

不

莊子

五

鬼邪歷數星辰日月之社來有歷書度數也人

以曆數及人擲而求之果可以盡天地之理乎

故曰吾惡乎求之天地之間日遷月化誰能知

其所終其運而往也必有造物主之安得謂之

無命然茫茫之初本無物安得謂之有命朝

必有若寒必有暑時至氣應毫髮不差如此相

應安得謂之無鬼神然謙者未必福仁者未必

壽幽明之間有時而不相應安得謂之有

鬼神此數句乃發明造物不可知之意

衆罔

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

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

也影曰叟叟蕭音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

以予蝸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



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  
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  
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叟叟若隱若顯之意也稍略也率略意也謂其  
何為率然有此問也予之所本不自知其所  
以然者故曰予有而不形之動者比蛇蝎之生而  
蛇口化而蛇在蓋以形之動者比蛇蝎之生而  
以影化而蛇甲也似之而非者言以此為比亦近  
似之而非果然也在日與火之中則有此影故  
曰屯屯聚也晝陰而無日夜至而不火則影不  
可見是代去也彼指形也吾影也言吾之有待  
者彼乎故曰彼吾所以有待邪然形之動也又  
有所待故曰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強陽動也官  
待強陽之氣而動彼形之所以往來者強陽也  
彼以強陽而動我亦從之其為強陽者本非形也

之所知汝又何問我乎此段與齊物同但添強  
陽火日之說又要弄筆頭禪家所謂重說偈言

也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  
梁丘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  
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  
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  
子行不間是以不敢今間矣請問其過老子曰  
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  
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



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請問其過者言夫子謂我不可教其過在

何處也睢睢盱盱矜持而不自在之貌誰與居者言其物我未忘常若與人同居也大白若辱者明而自晦之意盛德若不足者言其雖有而不自居也迎將迎送也家公旅邸之主也執席也爭席者不知其可敬也未聞老子之言之先有矜持自名之意故人見而敬之既得點化則退然自晦而人視之以為常人矣此篇文亦細

莊子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

莊子

七

至重也而不以害其心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

下為者可以托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

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

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

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幽憂者猶今言暗疾也無以天下為者言不欲

為天子者方可託之以天下是有天下而舜以不與者也異於俗者言其與世俗不同也

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

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

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



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  
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  
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  
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捲捲

言非自然之貌葆力勤苦用力也德為未至者以皆負自然之德二人皆逃而去之妻以首戴夫段無斷語者即與前意同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

卷九

九

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只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地所用養者謂資之以自養者也即土以外物為輕也此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譏當時患失之士



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  
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玉輿  
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  
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  
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  
之所欲得為君也君乎君乎言以我為國君乎  
惟無意於為君者方可托以  
國故曰越人所  
欲得為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  
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  
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攬之則右手發右手

莊子

卷

攬之則左手廢然不攬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攬  
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攬也子華子曰甚善自  
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  
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  
君困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  
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  
輕重矣攬擊取之也銘猶契約也廢斷而去之  
也攬其銘而可以有天下受其身者且  
不攬之况以韓國比之天下則輕矣以不得為  
憂戚乃至於愁身傷生將以自喪又重於失一  
臂矣故曰知輕重此喻甚有魯君聞顏闔得道  
益於世俗此段文似內篇



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昔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少物為不悲哉凡聖人之

莊子

十

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

隨侯之重哉

苴布籠布也聽者謬言

謬言誤聽也土

帝王治天下國家之功其在聖人之道皆餘事耳此聖賢之論也莊子之言如此分別人皆謂其以精粗分作兩截殊不知其意只謂知道之人不以精粗分作兩截殊不知其意只謂知道之禹之言抑揚太甚耳緒餘土苴四字只就餘事上其亦猶曰塵垢批糠可以陶鑄堯舜也其造語過當處皆此類荆公之學真箇把做兩截看了却欲以此施用多舉緒餘土苴之語所以朱文



公深辯之莊子立言之過或誤後世似亦可罪然其心實不然也危身棄生以徇物便是以外物累其心也所以所以之所以所以所以為兩句只一意以珠彈雀人必不肯以物累身人則不知此譬喻甚明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切此一段文似內篇

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吾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

莊子

十一

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率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

殺子陽鄭國之相曰子陽列子鄭人也以人言而遺粟言其非真知己既非真知己則譽者可信毀亦可信矣此說亦其切當此段與列子同楚昭王失國屠羊

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



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

莊子

卷

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大國說反屠羊言各得其本分事也三旌三公

也三公之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此段亦佳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

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



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也夫者苦也二室皆以

為牖故曰甕牖二室壁中鑿而取明者曰牖以舊衣而塞其牖抵風雨也故曰褐以為塞弦牖以琴瑟也臣坐正坐也紺深青赤色也表素者以白色為外衣也軒車不容巷言巷小而車大也華冠華皮為冠也緹履曳其履也希世而行言其以所行媚世也比周而友所交非人也學不為己而為人教人非為道而為利

曾子居衛緇

袍無表顏色種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世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

道者忘心矣

編袍今之加也無表者外破而露其絮也種噲虛浮也正冠而纓

絕方欲正其冠而纓又絕纓所以維其冠也肘見衿之袖已破也踵決履之後已破也曳縱扶也養志者忘形不以養身者累其心也養形者忘利不逐外物以勞其身也致道者忘心無心則近道也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



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

父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郭外園也

顏子未必有此莊子之言亦未必可信所學夫

子之道足以自樂樂者何物也故二程每教人

求顏子樂處此不可草草看過也知足者不以

利自累言足乎己者無待於外也審信也在我

者真不以自得則外物之失不足喜懼也無位

而不怍不以人不知為愧也誦之久矣於今見

之謂昔聞其語今見其人中山公子牟謂瞻子

也其之得者言真得友也

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

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

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

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

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

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魏闕

者未能忘富貴也重生則輕利知本心之可貴

則外物輕也雖知之未能自勝者理未能勝欲

也而不能自勝則從者謂此心未能自勝已則且聽

而順之此言在江海之間而時起此念不必強

為抑遏也若強為抑遏則能內傷其神亦或至

於致病故曰不能自勝則從從順之也順之則

於神無傷故曰不能自勝則從從順之也順之則

念動時也若於念起之時強抑遏而不順之則

苦於自制是二傷也故曰重傷此非自壽之道

無壽類者不入壽者之類也魏牟以公子而為

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道亦有孔

向道之意矣此語即中庸勉而行者之事

孔



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貢子路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

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哉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挖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藜藿不糝言有菜而无米也藉陵轢之也無禁者不以爲罪也天寒既至知松柏之茂即所謂歲寒而後知松柏也因陳蔡之厄而後聖人固窮之道可以自見可以爲法於後世



故曰於丘其幸乎削然瀟洒之意反琴者再取  
琴而彈之也挖然躍然也子路聞此言而喜  
也子貢以下數句謂子貢因此而悟也丘首山  
名也所謂共伯未必為共和大抵皆寓言難以  
實求之其意蓋謂子貢喜而有言遂稱許由之  
徒所以能終隱者亦是窮而樂其道也許由共  
伯皆託子貢之言商周者周  
之都有商之舊地舊民也 舜以天下讓其友

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

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

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不若言

舜之所為已自不是汝之自失止在一身可以

已矣而又欲汙我遂投淵而死此事他无經見

亦只實言也辱

行猶曰誠也

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

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

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

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卜隨卜隨辭曰后

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

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

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

死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

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



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

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

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父見也乃負石而自沈

於廬水強力有作為之意忍垢耐世俗汚辱之

事武者遂之言戰伐者成功也仁者居

之以務光為仁者也不下隨務光皆古之隱者昔

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

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

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

二等在九然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

嗜異身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

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

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

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

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

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

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

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

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



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

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矣行獨

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叔曰叔者弟

二等者言倍其祿也就官一列極其品也殺性

而取其血以盟而後埋之舉神農而言謂上古

之出不如也盡治而無求者無求名之心也與政

不求福也為治雖有為而無容心也遽為政者汲

汲然脩其善政也下行貨者言以爵祿而招誘

天下之士也阻兵行險也保威立武也揚行揚

其名也以亂易暴言與紂同惡也其並乎周者

我若與周同乎斯世是塗辱吾身也猶曰如以

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不賴者不取以為資也

后山云親年方賴祿是行也言伯夷叔齊非欲

意曰為心而已矣莊九

為高節及行使於富貴十有可愛之義則必受

之矣亦不至為此高亢之舉惟其於義無可受

之理所以如此天下閭商亂也已德衰者謂周

方興而其所為又如此也惡其以智謀取天下

故曰德衰此篇不全似莊子之筆但隨珠彈雀

兩臂重天下說反屠羊數段猶佳然終不及他

莊子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

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

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

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



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違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脯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



其本妄作孝悌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  
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舖之  
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復幕下謁者  
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  
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  
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  
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  
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  
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

並九一

廿一

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  
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  
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  
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  
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  
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  
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  
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  
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



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乂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

薪冬則煇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



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直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直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下踐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

禹備於湯及其主武王伐紂少王拘姜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子者無



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  
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  
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者世謂忠  
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  
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  
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  
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  
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  
八十二下壽六十除病瘦喪死憂患其中開口而

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  
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  
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  
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  
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仅仅詐  
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  
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  
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  
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



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

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

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頭幾不免虎

口哉入保者開門自守也心如涌泉言其氣方

武言妄稱文王武王之道以自名技木削木技

之皮以為冠牛脅牛皮也得相親也望履幕下言一見於幕下而望其履

也此再通謁之辭知維天地知可以包羅天地

天地不能出其知之外也辯名諸物也謂其無不知也其卒之也要其終

也禹漏卮言其胼也孰論之詳論之也流豕言其身之自殺如犬豕也操瓢而乞有

求於乞也本真之性及也執轡三失

言也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

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

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

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

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

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

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

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



怵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  
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  
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  
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  
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  
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  
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  
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戾於胃中也不亦  
辨乎故言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

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蕩然無倫貴賤無義  
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別乎滿苟得曰舜  
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  
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  
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  
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  
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  
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  
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



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  
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  
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  
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  
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  
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  
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  
世之所治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  
難其惡也蓋不為行名計之利也我真是者言欲求

卷九

廿六

利惟修善為是也人若以名則反逆其心無  
以自樂又欲求之非行也此則反逆其心無  
也。多者顯言多為信之言以求榮顯此  
言假信之名以自利者子之言以義求利滿苟  
得則曰其心必欲得之則縱吾心之所欲以為  
苟得自滿之計猶為天眞而無矯揉故曰抱其  
天也。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即前眩篋篇  
之論言行之情恃戰於胸中謂其行不顧言言  
不顧行也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即前所謂得  
其時者為義之徒失其時為篡夫此意蓋以仁  
義之行皆為詐偽而非天眞也五紀五常也六  
位三綱也君臣父子夫婦也子正為名者謂汝  
以仁義之名求利得我則但為利而已不假矯偽  
之名也為名為利皆非真實道理故曰名利之  
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無約無拘束而聽其自  
然也曰滿苟得曰無約此又寓意於其名者如  
前篇知無為之類。棄其所為者捨其所當為



而不為謂不能存生保性也徇其所不為者謂  
為利為名乃其所不當為者也徇天理自然則  
無為君子小人從天之名矣故曰無為為小人  
無為為君子從天之理言亦不為君子亦不為  
人則可以徇從汝天理之自然矣而汝也無曲  
無直相而視之皆自然至極之理故曰若枉若  
直相而天極東西南北各有其方而春夏秋冬  
屬焉消息往來皆一氣也故曰面觀四方與時  
消息執圓機則無是非故曰若若非執而圓  
機信意而行獨得於我則從容體道矣故曰獨  
成而意與道徘徊轉背也背道而行自名以義  
以求成功則失其所謂本真者矣故曰無轉而  
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謂為而汝也趨赴於富而  
求其成而功則將失其自然之天矣故曰無赴  
而富無成而功則將失其自然之天矣故曰無  
也禁也其意也正其言謂以心信廉義之言為  
實也必其行若謂必為中必子張欲行義以求  
也離也其言必遭其殃也子張欲行義以求

莊九

人共七

富貴因干祿之語而借言也  
謂矯飾其欲為自然之謂也  
愈益高也子天爵也  
為無足問於知

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  
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  
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  
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  
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  
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  
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



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  
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  
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  
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

汝之無意於富貴豈其智不足邪意度也度汝  
亦知此而力有不及邪故推正理以渴求富貴  
之心而不能忘邪此人富貴之人也言此等富  
貴之人皆與我同生斯世同處此鄉豈是絕俗  
過世之士言其非有甚高而不可及也其意蓋  
謂此亦人心前人手我豈不知之此人其心全無  
所主全無人其性命之工但午趨時以求己分之  
益而為沙俗所化言其心為日俗人也其是非之  
分若言以也人為非以也人為非以也人為非以也  
也古今交近也前一時如何今一時如何覽察以

卷九

北

其時之向背以自求利也工重王尊者天理之  
自然也皆棄而去之獨為也此豈長安身養心之  
其心或入或不入或喜或悲而不覺不能自見  
故曰不巨於體不監於心為為者為其所為乃  
人為之所以為者天理也知有人為而不知有  
天理雖為天子猶不免於無足曰夫富之於人  
損身之患害况其下者乎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  
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  
以為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  
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  
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  
避就固不待



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  
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  
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  
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  
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  
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  
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  
也堯舜向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  
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上座醜讓也不以事

卷九

六

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為則可以

有之彼亦以興名譽也此又一個言貴只言富窮

也究勢者可以盡權勢之事也雖至人賢人亦

有不及焉言其力量之可以自用也使人因人

乘人皆言其富可以使人也即十萬通神之意

欲故富也惡惡貧也避貧而就富不待教而後

能故曰不待師此出於天性之自然也天下之

人雖皆以不待師此出於天性之自然也天下之

之言無足為非而我安能辭避之此設為貪者

之類也動以貪而不知足也故名以無足滿苟得

之同得於天者為主故不取自違於法度百姓

所同得有物者則者也無以度即則也足而不爭德

足於己而無所爭也無以為故不求為人

而在天而力無所與故曰無以故不求為人

所與則不求矣使其在故曰無以故不求為人

方而爭求之亦不以為貪此求德也求在內者



也德足而有餘則身外之物皆辭之雖辭天下亦不為廉此貪廉二者之實非以為人也非務外也而皆反求諸天理之法度而監之故曰反監之度以財戲人鼓舞天下也慮其反反身而慮之也雍黎民於變時雍也不以美害生者言其無為而為不以美名而害其身有天下而不與也其可以有之言天下之賢名可以自有而無愧也其為道為德出於中心之誠非求以興名譽也此又把堯舜與許由皆作好說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一耳營鐘鼓箏籥之聳口嘆於芻豢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基示可以謂亂矣核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財貪權而止竭靜居則鴻龐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䟽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



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必持其名者言必欲求名

自苦其身雖存如大病然絕甘去美味也約養  
儉以自奉也父病長阨而不死即易所謂貞疾  
常不死也平為福有餘為害物莫不然財其甚  
此篇文字枝葉太粗比之護王漁父又不及但  
如此一句亦好語也豈可泯沒嘆塞滿其口也  
援埃之領曰嗟感其意者動其意也言役其心  
也遺忘其業失其所當為也馮氣怒其氣而不  
得通也佞弱不自在也若人行負重物而登高  
然取慰取足也取竭用盡也今諺云有勢莫盡  
用是也靜居則弱言不財閑而自設弱於嗜慾  
也體澤則馮者其身充財悅澤則馮滿有驕張  
之意也滿若堵者言積財而高於渚所謂阿堵  
物是也不知避者言積財而高於渚所謂阿堵  
恃此以誇而不能舍也趨求而忘已也馮恃也  
不以此為見漁樵之求益而不止也故曰滿心  
噫

莊子

北

也藏於至內者大盜也劫盜也故為腰疏周環其  
運而外出也恐有上之樓也六者曰前曰苦曰疾曰  
疏窻也也畏是也也而六者曰前曰苦曰疾曰  
而不自覺也也也而六者曰前曰苦曰疾曰  
病患已成雖欲求全其生去其財也反復也及其  
如貧居無事之富而初而就貧也及至於此則名亦  
去也反顧去富而初而就貧也及至於此則名亦  
在利亦何去富而初而就貧也及至於此則名亦  
時待纏縛其身在繚意絕體纏縛其禍患非愚乎  
坡謂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所傳此見極高四  
篇之中盜跖尤甚而太史公莊子傳但謂作高四  
父盜跖胠篋以誑譏孔子之意且以其非議夫字  
精粗異同何也豈子長之意且以其非議夫字  
為言不暇及其文字乎不然則此書此篇在漢  
而後或因散軼為人所竄易亦猶今列子也

莊子雜篇說劍第二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天下而逆王意下

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爭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



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數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

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鈇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鏑以賢良士爲脊以忠



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缺此劍直之亦無前舉  
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  
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  
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  
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  
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  
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  
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  
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

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率而上殿

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

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

斃其處也喜劍者喜劍鬪之戲也夾門擁門也

餘人以幣從者言以此為從者之奉也猶今人

言高從也蓬頭突鬢垂其髮與鬢也垂冠不高

其冠如今包巾也纓繞於項下者也曼胡籬魯

也短後不掩也語難者欲闚之時以語相詰難

也示以虛開以利與其進也後發而先至鷙鳥

將擊必匿之勢也設戲設劍戲也敦劍者敦斷

也刃也鐔劍口也御杖御用也杖執也鋒劍首也

有刃也鐔劍口也御杖御用也杖執也鋒劍首也

刑日月陰陽春夏秋冬皆順造化自然之意直

卷九

卅三



之舉之案之運之上決下絕皆形容其所用廣  
大之意茫然自失者聞其所言之大覺其所好  
之淺故自失也上法天下法地中和民意即天  
時地利人和也四鄉四方也牽而上毀者挽之  
而上也三環者不坐而行環所食之地三匝也  
此自愧之意也服與伏同王既不用此戲劍士  
皆退伏自斃於其所居之處也

莊子蘧齋口義卷之九







